



名著名译

巴赛特的最后纪事 (下)

〔英〕安东尼·特罗洛普 著

插图本

MING ZHU MING YI CHA TU BEN



人民文学出版社

I561.4/76+2

:2

2008

名著名译



巴赛特的最后纪事

(下)

〔英〕安东尼·特罗洛普 著

周治淮 臧树林 方慧敏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目 录

前 言	1
-----------	---

上 卷

第 一 章	他是怎么得到它的?	3
第 二 章	天啊他最好别娶	15
第 三 章	副主教的威胁	24
第 四 章	牧师在霍格尔斯托克的住所	30
第 五 章	周围世界如何想这件事	38
第 六 章	格蕾丝·克劳利	44
第 七 章	普雷蒂曼小姐的密室	56
第 八 章	克劳利先生被带到了西尔弗布里奇	67
第 九 章	格蕾丝·克劳利去阿林顿	82
第 十 章	弗雷姆利大院的宴会	93
第十一章	主教发出他的禁令	100
第十二章	克劳利先生寻找同情	109
第十三章	主教的天使	119
第十四章	格兰特利少校与朋友商量	129
第十五章	伦敦城里的事	136
第十六章	阿林顿的事	148
第十七章	克劳利先生被传到巴彻斯特	162
第十八章	巴彻斯特的主教受挫	173
第十九章	它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184
第二十章	沃克先生怎么想它	190

第二十一章	罗巴茨先生出使	198
第二十二章	格兰特利少校在家	206
第二十三章	莉莉·戴尔小姐的决定	217
第二十四章	多布斯·布劳顿太太的宴会	229
第二十五章	马达利娜·迪莫拉恩斯小姐	245
第二十六章	那幅画儿	256
第二十七章	英雄在家	264
第二十八章	看看格兰特利少校怎么散步	272
第二十九章	莉莉·戴尔小姐的逻辑	280
第三十章	看看格兰特利少校散步后做什么	286
第三十一章	看看格兰特利少校如何返回格斯特韦克	291
第三十二章	图古德先生	299
第三十三章	普卢姆斯特德的狐狸	317
第三十四章	普劳迪太太派人请她的律师	326
第三十五章	莉莉·戴尔在她的书里写下两个字	336
第三十六章	格蕾丝·克劳利返家	354
第三十七章	胡克院	362
第三十八章	雅意	371
第三十九章	一次新鲜的调情	382
第四十章	图古德先生对社会的看法	391
第四十一章	格蕾丝·克劳利在家	400
第四十二章	图古德先生的职业性旅行	412
第四十三章	克罗斯比先生走进伦敦商业区	427

下 卷

第四十四章	我看我应该让你得到它	441
第四十五章	莉莉·戴尔上伦敦	446
第四十六章	贝斯沃特的浪漫事件	458
第四十七章	坦佩斯特博士在主教府邸	468
第四十八章	拉夫尔·巴夫尔爵士的软心肠	485
第四十九章	在大教堂场院的周围	494

第五十章	勒夫顿老夫人的建议	509
第五十一章	多布斯·布劳顿太太堆放柴火	519
第五十二章	你为什么不去为自己找一个“它”呢	535
第五十三章	海德公园的骑马道上	545
第五十四章	牧师的委员会	555
第五十五章	弗雷姆利牧师住宅	565
第五十六章	副主教到弗雷姆利庄园	571
第五十七章	双重的保证	586
第五十八章	男人们的牛脾气	596
第五十九章	一个女士向 L.D. 小姐表示问候	609
第六十章	雅意和西西拉的终结	621
第六十一章	天下无难事 只怕顽强人	635
第六十二章	克劳利先生写给教长的信	647
第六十三章	来到霍格尔斯托克的两个客人	660
第六十四章	胡克院的悲剧	674
第六十五章	范·西弗小姐作出抉择	682
第六十六章	愿死者在天之灵安息吧	690
第六十七章	悼念	700
第六十八章	克劳利先生的固执	710
第六十九章	克劳利先生在他自己的布道坛上 最后一次露面	719
第七十章	阿拉宾太太被追上了	726
第七十一章	图古德先生在西尔弗布里奇	737
第七十二章	图古德先生在“万塔利龙”旅馆	746
第七十三章	普卢姆斯特德有了舒服的日子	753
第七十四章	克劳利家得到消息	761
第七十五章	马达利娜的心在流血	770
第七十六章	我认为他是无忧无虑的	780
第七十七章	被摧残过的树	788
第七十八章	阿拉宾夫妇返回巴彻斯特	796
第七十九章	克劳利先生谈到他的外衣	807

第 八 十 章	迪莫拉恩斯小姐渴望成为一个指路牌·····	815
第八十一章	巴彻斯特的回廊·····	828
第八十二章	霍格尔斯托克的最后一场戏·····	834
第八十三章	克劳利先生就范了·····	848
第八十四章	结束语·····	855

下 卷

第四十四章 我看我应该让你得到它

克罗斯比早在一刻钟前就一直在脑子里反复琢磨这些话，等他见到巴特韦尔先生便出其不意地和盘端了出来。精选这几句话总是不大容易的，话说得不仅要把钱借出来，而且这些话说得还应该很得体。说话的样子要做到不慌不忙，有条不紊，借钱的人正是通过这种样子，试图让那个希望往外借钱的人受说服力的影响跟他一起走，让对方看出来借钱的要求在他自己这方面不是轻率的行为，而在那计划中的借贷者方面有心借给别人钱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人们会说这种手段不见得比别的办法高明到哪里去。你还可以采取引人哀怜的办法，——乞求别人的同情。“我亲爱的老伙计，除非你这时帮我渡过关口，天哪，我这下可就完了。”这种办法还可以一分为二：其一是靠说瞎话引人哀怜；其二是靠说实话引人哀怜。“只要太阳是从东边出来，你两个月头上就会重新得到它。”一般情况这就是靠说瞎话恳求怜悯的办法。要么话就得如下所说：“我只好说我真没把握多会儿才能还你，这才是公平的话。”这便是靠说实话乞求怜悯的办法，而且总的说来，我认为这种办法一般说来是能把钱借到手的最有效的手段。再有就是那种感到放心的要求，——这点包含着一种新近的情谊。“老朋友呀，你能借给我三十镑钱吗？不行？那么，只用把你的大名写在这个背面吧，我来拿上它到商业区去解决问题。”这个办法不妙的地方是，那个签名的单子商业区常常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最后就是那种出其不意的攻击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克罗斯比这会儿所采取的。别的借钱方式还有不少，例如年轻人受惠于年龄，情人受惠于敬重，无知的人受惠于经验，以上种种当然都是手段。大家应该明白的是，我在这里只是说说这世界上巴特韦尔们和克罗斯比们之间借和贷的事情。“我是陷入绝境才来找你的。我说不准你是不是肯帮助我；”克罗斯比说。“我想让你借给我五百镑钱行吗。”巴

特韦尔先生听了这几句话，手中正在看的报纸掉在了地上，从他的眼镜上方盯着克罗斯比。

“五百镑，”他说。“天哪，克罗斯比，这是一大笔钱哩。”

“是的，一点没错，——一笔非常大的款子。其中一半是我马上就想要；不过另一半我等一个月要也成。”

“我原以为你在金钱问题上总是万无一失的。老天爷哟；——我有很长时间没听说过比这更让我吃惊的事了。我说不清为什么，可我老是认为你过去的事情是称心如意的。”

克罗斯比感觉到他已经向成功之路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这个主意已经塞进了巴特韦尔的脑子里，却没有当做一种恶意而不平的主意立即加以拒绝，没有当做一种根本无法接受的主意加以拒绝。克罗斯比没有被当做那种贫困的磨刀工加以对待，还有他站在上面强调其要求的地盘。“自从婚后，我就被逼得团团转，”他说。“我不可能把事情玩得转哪。”

“可是亚历山德里娜夫人——”。

“不错，当然当然；我明白。我不愿意拿我的私事麻烦你；——我想嘛，事情还不至于坏到拿上穿脏的衬衣到公众面前洗刷的地步；——可是实际情况是，我只是现在才完全摆脱了德·库西家族的贪得无厌哪。要是我把过去花了些什么冤枉钱说出来，你是很难相信我的。你可以想一想，把她的尸首转运到这里，在德·库西那地方把它埋掉，就花了二百四十五镑钱。”

“无论如何想不到。”

“我也一样啊。你想不到我是受命去干的。可怜的东西。如果这对她能有什么好处，那上帝知道我不会怨天怨地的。我们结合在一起后就没有好过的时候，不过活着也好死了也罢，只要是合乎情理的，我什么都会迁就她。然而明明我跟她从来没有一个钱，却硬逼着我掏钱把她的尸体弄到这边来。天哪，事情太糟糕了。还有那个白痴约翰·德·库西，——我不得不也为他的旅行包揽费用哪。”

“他没有到这里来入葬吧；——是吗？”

“这事太恶心，说不得，巴特韦尔；恶心透了。等我要求得到早已决定在我名下的钱时，——它只有两千镑，——他们唆使我诉诸法

律，可是看样子根本就没有两千镑要解决。如果我愿意，我还可以在那个做妈的死后再跟那些姐姐妹妹打官司。哦，巴特韦尔，我自己竟充当了这样一个傻瓜。我这是完全陷入绝境了！哦，巴特韦尔，要是你能知道这一切多好啊。”

“你现在和德·库西家彻底两清了吗？”

“我还欠盖扎比，就是娶了这家另一个女人的那个人，一千多镑。不过我一年还清这笔款子的二百镑，他攥着我生命的一份保险单。”

“你怎么欠下这些钱的？”

“别问我了。这不是我怕告诉你；——家具，还有那笔房租，再有就是他结婚时分授财产给他妻子的处理账单，去他——他的。”

“天哪。他们看样子对你可真够狠心的了。”

“活人决不能娶伯爵的女儿，巴特韦尔。想想我都损失了些什么！可它现在是无法补救了，你知道。一个人铺好了他的床，他就必须躺在上面呀。我一想到这一切，有时就要发疯了，——我真想把我的脑袋敲碎。”

“你千万别这么说话，クロス比。我很不喜欢听见人这样讲话。”

“我不是说我真要这么做。我觉得出来，我是一个十足的懦夫。”一个男人要想打动另一个男人的心，总是应该把他自己骂得一塌糊涂。要是打动一个女人的心，他则应该骂她。“可是过去的这三年，我的日子可是过得太难了点呀！我没有一会儿舒心的时候；——没有一会儿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应该拿这些来打扰你，巴特韦尔。哦，——是关于钱的事吧；是的；这正是我所面临的处境。我欠盖扎比一千镑多，解决办法正像我跟你说过的。然后就是那些债，因为我妻子欠下来的，——至少一部分是的，我猜测，——还有那吓人的、恶心的丧葬，——再有就是因为那个该死的老伯爵夫人欠下的账，我完全相信这个。不管怎样，为了让我自己轻松一下，我凑集了四百镑，而眼下我欠下了五百镑，明天必须偿还一部分，剩余的一个月后的今天还清。”

“你没有抵押品吗？”

“一块破布没有，一块碎片没有，一根线没有，一亩地没有哪。就有我的薪水，除了我偿还盖扎比的那一份，我想方设法让你在十二个

月内得够你的钱，——这就是说，如果你借给我的话。我只能这么做着并活着；如果你拿这笔钱帮助我一下，那我就这样办了。这都是我自己愚蠢给自己带来的呀。”

“五百镑可是那样一大笔钱哟。”

“不错，的确是。”

“而且还没有任何抵押品！”

“我明白，巴特韦尔，我没有任何权利要求得到它。我感觉到这个了。当然我应该付给你所满意的利息。”

“现在是百分之七的利吧。”巴特韦尔说。

“百分之七的利息我一点意见没有。”克罗斯比说。

“可是没有抵押品。”巴特韦尔说。

“你可以提出你的条件。”克罗斯比说。

巴特韦尔先生从他的椅子上起身出来，两手插在口袋里在屋子里来回踱步。他此时此刻正盘算着巴特韦尔太太会对他说些什么。“明天早上给答复行吗？”他说。“我要是今天能得到它更好。”克罗斯比说。然后巴特韦尔先生在这屋子里又踱了个来回。“我看我应该让你得到它。”他说。

“巴特韦尔，”克罗斯比说。“我当然应该感谢你。你从毁灭中拯救了我，这话怎么说都不会过分。”

“我刚才说的那利息当然是开玩笑话。”巴特韦尔说。“百分之五的利息才是公平合理的事情。你最好让我有一张收条吧。我明天就给你那第一部分钱。”

克罗斯比紧紧握住这位上司的手时，他眼里充满了泪水；那是真诚的泪水。“巴特韦尔，”他说。“我应该对你说什么好呢？”

“没什么，——没什么。”

“你的恩惠使我感觉到，我真不应该来见你。”

“哦，别胡扯了。等一会儿，请你告诉汤姆普森把我昨天给他的那些文件送来好吗？我答应奥普蒂米斯特三点钟前要把它们看完，现在都过两点了。”这样说着，他坐在了他的办公桌前，克罗斯比觉得他是离开这屋子的时候了。

巴特韦尔先生只剩下他一个人时，他并没有翻阅汤姆普森给他

送来的文件，却一味坐在那里想他的五百镑钱。“把它们放下吧，”他跟汤姆普森说。这样那些文件就放下了，它们就这样放在那里待了那一整天和第二天一整天。然后汤姆普森又把它们拿走，还满以为有人看过它们了。五百镑啊！这可是一大笔钱，而クロス比又是一个巴特韦尔先生事实上并不十分喜欢的人。“当然他现在应该得到它。”他跟他自己说。“可是如果他有个什么闪失，我这下置于何地？”然后他记起来巴特韦尔太太还特别不喜欢クロス比先生，——因为她知道他故意冷落她丈夫而不喜欢他。“可是这实在是难以拒绝呢，这是一个人认识另一个人有十年之久的时间啦。”然后他有几分满意地想到，クロス比以后肯定会比他最近的情绪好得多了；接着又想到，クロス比的生活是一种不错的生活；最后又想到，他自己的一片好心总归是帮助了一名兄弟官员嘛。然而，当他乘车回普特尼街自己家的一路上，坐在车里望着窗外，脑子里怎么想也不是味儿。巴特韦尔太太可是个十分谨慎的女人。

但是クロス比这个下午脑子里可是要多舒服有多舒服。他在这之前怎么都不敢希望会获得成功。但是他硬是成功了。他甚至不曾想到巴特韦尔是一眼可能有水可打的泉水，只是由于在那条巷子的角上听到拉夫尔·巴夫尔爵士的声音，他的脑子被带回到他单位的事务上才想到了这点。想到他的票据偿还不了，想到他无力偿还债务的消息会在他局里那些委员们中间传开，这点可把他吓坏了。马塞尔波罗和多布斯·布劳顿对待他的手段，使他十分憎恨商业区的人，憎恨他所猜测的商业区的各种办法。现在他可以松一口气了，他突然觉得世间的一切都变得轻松愉快起来。他几乎能毫无反感之意地想到莫蒂默·盖扎比先生。也许最后他命中还有几分福分可享。难道莉莉不会撇开那封尖刻的信接受他的请求吗？——那封他从莉莉的母亲那里收到的冷冰冰的信哟。有一件事他是相当有把握的。如果有朝一日他有机会跟她诉说他自己的苦衷时，那他无疑会把他自己钱财的困难一宗宗全讲给她听。

在这最后的决心中，我认为我们可以说他是正确的。如果莉莉真的哪天能再听他说话，那她无疑不会因为他自己负债的情况而受阻，不嫁给他。

第四十五章 莉莉·戴尔上伦敦

三月底的一天早晨，那位乡绅轻轻地敲响了斯摩尔庄园客厅的窗户，这时戴尔太太和她的女儿正坐在里面。他手里拿着一封信，莉莉和她母亲马上明白他是来这里谈有关那封信的内容的。客厅的窗子传来这种轻轻拍击的声音，总是预兆着那位乡绅的心情爽快。在他心绪不快时，如果有必要见见他的兄弟媳妇，他则会给她写一个便条，她见条后就会到格雷特庄园去见他。在别的一些情况下，如果他，一如莉莉所说的，如果他的心情不甜也不苦，他便会绕到前门敲门，按接待一般人的礼遇把他迎进门来；但是当他一心想让人家看见他打骨头眼里感到高兴时，他就要来敲客厅的窗户，正如他眼下正在做的一样。

“我让你进来，伯父；稍稍等一会儿。”莉莉说着，一边把面向草坪开的那面窗子的栓拉开。“天冷得要命，因此你可要以最快的速度进来哪。”

“哪里说得上冷呢。”乡绅说。“很有点春天的样子了，我们目前为止还不曾有这么一个早晨。我已经能不要火坐着了。”

“你往后看吧，我们再两个月也撤不了火；是吗，妈妈？你收到一封信，伯父。是拿给我们看的吗？”

“哦，——没错儿；我正是拿它来让你们看的。玛丽，你想想要有什么事来临了？”

这时戴尔太太脑子里萌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但是她很有心计，脸上没有流露什么迹象。莫非是这乡绅可能要愚蠢地续弦吗？“这是最不善于猜度的，”戴尔太太说。“你还是告诉我们为好吧。”

“伯纳德就要结婚了吧。”莉莉说。

“你怎么知道的？”乡绅问道。

“我不知道。我只是猜一猜。”

“那么你猜对了。”乡绅说，心中不免为他的新闻这样讲出来感到有点懊恼。

“我太高兴了。”戴尔太太说。“看你的样子，我猜得出来你是喜欢这桩婚事的。”

“哦，——是的。我虽不熟悉那年轻女子，可我想总的说来我是喜欢这桩婚事的。你们知道，他早该成婚了。”

“他还不到三十岁吧。”戴尔太太说。

“再过一两个月，他就三十了。”

“是谁呀，伯父？”

“哦；——你这么善于猜测，我估计你能猜出这个来？”

“不是他过去常挂在嘴边的那个帕特里奇小姐吗？”

“不是；不是帕特里奇小姐，——我很高兴跟你说。我不相信帕特里奇家是个有钱人家。”

“那么我揣摸是一位女继承人了？”戴尔太太说。

“不是；不是一个女继承人；不过她将来会有她自己的一些钱的。她在巴赛特郡有亲戚，这就使事情有点明白了。”

“在巴赛特郡有亲戚！那会是谁呢？”莉莉说。

“她的名字是埃米莉·邓斯特布尔。”乡绅说。“她是那个嫁给索恩医生，现在住在查尔迪科特斯的邓斯特布尔小姐的侄女。”

“她就是那个趁百万镑钱的女人吧。”莉莉说。“她所有的钱都是靠卖药膏赚得的。”

“别管钱是怎么来的。”乡绅说，样子有点生气。“邓斯特布氏洋小姐当时嫁得很体面，她用钱多会儿都用得光明正大。”

“伯纳德的妻子会得到她的全部财产吗？”莉莉问道。

“她出嫁那天就会得到两万镑，我猜测这个数目也就到头了。”

“也足可以了。”戴尔太太说。

“看样子，老邓斯特布尔医生，人家都这样称呼他，莉莉说就是 he 卖那种药膏的，爱跟他儿子或他儿子的遗孀吵架，没有给她或她的孩子留财产。那个母亲死了，那位婶母，就是索恩医生的妻子，就把那孩子养起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是这么回事，伯纳德就是跟她结婚的。他们五月在查尔迪科斯特举行婚礼。”

“这消息听了让人高兴。”戴尔太太说。

“我认识索恩医生有四十个年头了；”乡绅现在用一种低沉而阴郁的口吻说道。“我已经给他写信，说这对年轻人要是喜欢就来把那边的老地方占了好了。”

“什么！把你撵出来吗？”戴尔太太说。

“这没有什么关系。”乡绅说。

“你过来跟我们一起住吧。”莉莉说，拉着乡绅的手。

“我现在住哪里没有什么要紧的。”乡绅说。

“伯纳德永远不会同意这个的。”戴尔太太说。

“我不知道她会不会请我做伴娘？”莉莉说。“人家说查尔迪科特斯是那样好的一个地方，我真想去看看格雷丝跟我说过的那些巴赛特郡人。可怜的格雷丝！我知道格兰特利家和索恩家交往甚密。想想伯纳德要从卖药膏生意中得到两万镑钱，多有意思！”

“钱从哪儿来，这跟你有多大关系？”乡绅半气半嗔地说。

“半点关系也没有；只是这事听起来有意思。我真希望她是个漂亮的姑娘。”

然后乡绅摸出一张他侄儿寄给他的埃米莉·邓斯特布尔的照片，她们于是交口称赞她长得非常标致，颇有女士风度，心眼儿也不会坏。乡绅对这桩婚姻显然异常高兴，因此两位女性也就高兴起来了。伯纳德·戴尔是这份地产的继承人，他的婚姻当然就举足轻重了；由于像阿林顿这样的财产总是离不开现钱，乡绅看重他和那位年轻女士的财产息息相关这点，倒也情有可原。“伯纳德离开钱的事贸然结婚是行不通的。”他说，——“除非他宁愿等我咽了这口气。”

“那时他就太老了，还结什么婚。”莉莉说。

但是乡绅的这几则消息还不只是说说就算了。他不一会儿就告诉她们母女，说他自己按吩咐要到伦敦去。伯纳德已经给他写信了，恳求他去看那个年轻女士；那个家庭律师也写信来，说他到伦敦去是很有必要的。“当然，这也够麻烦就是了；但是我应该去一趟。”“这对你是天大的好事，”戴尔太太说。“你在他们结婚前当然应该亲自认识她一下。”然后乡绅直抒了胸臆，把他的全部意图说了出来。“我正在想，也许，莉莉不会反对跟我一起到伦敦走一趟吧。”

“哦，克里斯托弗伯父，我再喜欢不过了。”莉莉说。

“如果你妈妈不反对的话。”

“妈妈从来不会反对什么事情。我倒喜欢看见她反对这个！”莉莉冲她母亲摇了摇头。

“伯纳德说邓斯特布尔小姐特别想见见你。”

“她是吗，真的？我还特别想见见邓斯特布尔小姐呢。多巧吧！妈妈，自从我开始穿短上衣，我想我没有去过伦敦吧。你还记得带我们去看那场哑剧吗？回头一想，多少年都过去了。我完全相信，伯纳德是到该结婚的时候了。伯父，我希望你准备好带我去看哑剧呀。”

“我们一定去看看那玩意儿！”

“还有歌剧，图索德夫人展览馆^①和艺术花园，还有那个能让一个女人躺在空中的变戏法的人。好一个要我到伦敦去的主意！那么我推测我要做一个伴娘了。我敢说，一幅崭新的生活图景就要在我面前展示开了！妈妈，我不在家时你可别嫌寂寞。时间不会很长的吧，我估计，伯父？”

“大概一个月左右。”乡绅说。

“哦，妈妈；你可怎么办呢？”

“别管我，莉莉。”

“你一定把贝尔和那些孩子叫来吧。可是我真不敢想象离开家到外面住一个月。我生来还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一个月呢。”

就这样，莉莉跟着她的伯父进城了，而且她只得到两天时间做准备就启程了。在这样一次旅行中，她要想的事是很多的。这不仅是因为她就要见到她表兄未来的妻子埃米莉·邓斯特布尔，不仅是因为她将要去看哑剧，去观看那个新变戏法的做表演，而且还因为她就要和阿道弗斯·克罗斯比，约翰·埃姆斯住在同一座城市里了。由于没有亲身体验过伦敦的广阔世面，不知道这种广阔世面是什么样子；不知道散居在各处的人们之间究竟有多远的距离——因而在她的想象中仿佛在她离家的这一个月中，她会被带到离她的两个情人

① 梅里·格雷索尔兹·图索德(1760—1850)，瑞士蜡塑家，一八〇二年移居伦敦，在那里建立“图索德夫人展览馆”。